

我的老连队，驻守在南方的大山里。从营区到山下的小镇，只有一条路，像是被大山随手扯出的一道口子，前半段是坑洼不平的土路，后半段是勉强能过一辆车的乡村公路。这条路，在地图上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，但在我们连队的行车记录本上，它是被写得最多、大家记得最熟的路线。

这条路的特殊“脾气”，只有晚上才显露无遗。

我们的训练常态，是在夜间紧急出动，命令一下，车队必须立刻集结。压低引擎轰鸣，关闭所有灯光，车辆在漆黑的夜里摸着方向行驶。对于新兵来说，这是一种近乎窒息的体验。车灯一关，世界在一瞬间只剩下了引擎的低吼，还有轮胎碾过碎石的咔吱碎响。窗外是一团黑，山影像巨大的怪兽伏在路边，稍有不慎，车轮就会滑向深不见底的沟壑。

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参加夜训，车子刚出营区两公里，就进入了“响鼓坡”。这段路是典型的“V”字形分明的路，路面最窄处不到3米，遍地是棱角分明的碎石。车轮压上去，底盘发出“咚、咚、咚”的闷响，像有人在车底敲鼓。“听声音。声音脆，说明压到石头了，方向往左微调；声音闷，是压到浮土了，稳住油门别松。屁股坐稳感受，车身往哪边歪，轮子就往哪边偏。”

我死死抓着扶手，胃里随着车身的剧烈颠簸翻江倒海。窗外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感觉到湿冷的山风从山谷缝隙钻进来，直往脖领

时隔多年，我去了一趟巴彦淖尔市，拜访磴口县的防沙林场。

九曲黄河奔腾而来，流经后套时拐了一个弯。防沙林场占着乌兰布和沙漠的一个角，地名叫做刘拐沙头，黄河就打这里经过。在当地人的记忆中，这里时常有隆隆声响。
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黄河在拐弯的时候，产生巨大冲力，不停地淘刷河岸，河滩上的刘拐沙头首当其冲。先是一点点啮咬，然后一大块一大块往下扯，撕扯得久了，临水沙墙底部便被掏空，终于“轰隆隆”地倒塌，成片的流沙随之倾泻而下。

滚滚流沙，让黄河河床一年高过一年，水位年年上升，地上悬河就此而成。头上顶着一大盆水，谁能过得安稳？这里的历史，真的是伴着治水和治沙写就的。

“乌兰布和”，蒙古语意为“红色公牛”，暴躁、暴烈、无法无天。为了“驯服”它，几代人持续上阵，展开一场又一场的车轮大战。“擒贼先擒王”，治沙先得把沙子固定住。在那个年代，可以仰仗的只有一把铁锹。林场职工和住在沙漠边上的村民，一锹一锹地深挖红胶泥，再赶着牛车拉运到沙漠里，在沙丘上打出无数一米见方的方格，横平竖直，首尾相连，远远望去，好似铺天盖地的一张大网。

再高些的沙山，无法运胶泥上去，只能扎柴草沙障。车子载来麦秸，在就近的地方卸下，然后用麻绳紧紧捆成一团，人力背着向前走。沙山非常滑，走一步便要退后半步。背柴草的人，总是深深弯下腰身，脸几乎贴着地，手脚并用，奋力往上攀爬。

沙障扎好之后，开始栽树。用铁锹挖一个

闽南的夏天，是被热浪裹着的。街边的芒果叶晒得油亮，知了声一阵紧似一阵，暑气没有缝隙，缠得人透不过气。这时候，人便有些昏昏然，舌尖上也没了没落的，只想念那一口——冰冰的、滑滑的、能瞬间浇灭心头燥的石花膏。

哪个泉州人的夏天，离得开这一碗石花膏？端起碗，那动作根本不叫“吃”，得说“吸溜”。刨子在润黄的膏体上一走，“欸欸”几声，亮晶晶的一簇，堆在蜜水里。调羹一搅，顺着碗边滑进喉咙，一股凉意从舌尖通到脚底板，周身黏滞的暑气“哗”一下便散了。

外人只道石花膏清凉消暑，本地人却晓得，这碗温柔的凉意，根底是咸、湿的，是跟大海搏命挣来的。它来自海里最不起眼的石花草。紫褐色，毛茸茸，死死地巴在礁石上，采石花草，得掐准大退潮，踩在滑溜溜、长满牡蛎壳的暗礁上，佝偻着，用铁耙一点点刮。老一辈人说起来，总要顿一顿：“险活。一个回头浪，人就没了影。”

采回的石花草，要经过“六晒六泡”。淡水里一遍遍淘，日头下一次次晒，褪尽咸腥与杂质，紫褐色才慢慢转成柔和的淡黄。这过程，十分枯燥，却舍不得，也省不了。阿嬷常边拣边念叨：“人呐，好比这石花草，火气杂质去干净了，路才长，味才正。”

熬膏，更是磨性子的活儿。小时候，我常蹲在灶膛前，看阿公熬石花膏。大铁锅盛满井水，柴火在底下，红红的，偶有“噼啪”一声轻响。阿公握着一把磨得油光水滑的长竹铲，顺着某一个方向慢慢画圈。热气烘得人脸发烫，汗珠滚到下巴尖，也顾不上擦，目光只沉沉地落在锅里。这一守，便是大半天。火候是关键，欠了，胶质出不来，过了，膏体便浑油，全凭经验和耐力。待到海藻的清香弥漫屋舍，用纱布滤出澄澈浆液，倒入浅钵，静置一夜，便凝出颤巍巍、黄晶晶的“琥珀冻”。阿嬷用指节轻叩，“咚咚”作响，结实又弹润。这时，她和阿公疲乏的脸上，才漾出

月色下，山路上

胡国栋

子里灌。

过了“响鼓坡”，就是全线最险的“断崖崖”。这个名字是老班们起的，路悬空挂在半山腰，左边是紧贴路面的裸露绝壁，时有碎石滚落；右边是万丈深渊。夜里风大，谷底吹来的风，常会晃得车身不稳。

“这里路宽三米二。”班长一边打方向，一边平静地说，“车轮离旁边岩壁，不能超过20厘米。多了，车会掉下去；也不能太少，不然会刮后视镜。心里没数，就不能踩油门。”

“班长，前面是不是有个弯？”我的声音有点发紧。

“别问，看前面。”班长的声音很稳，双手却灵活把控着方向盘，“用耳朵听，用屁股坐。路平不平，车颠不颠，身子会告诉你。”

“可啥也看不见啊。”

“看得见就不叫打仗了。”班长顿了顿，又

说，“记住，车灯是给敌人看的，咱们心里得有灯。”

车子继续往前，轮胎压过碎石土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

突然，车身猛地往下一沉，一侧车轮瞬间悬空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没事，右边是个浅坑，老路况了。”班长轻踩油门，车身稳稳地提了起来。

“怕吗？”

“有点……怕。”我的手心全是汗。

“怕就对了。”班长擦了擦额头的汗，“怕，才知道小心；小心，才能把车开出去，把人带回来。咱们车上拉的不是货，是战友，是任务！”

偶尔遇上晴朗的夜晚，月亮升起，会给这条黑路披上一层银纱。月光柔和，淡淡勾勒出路边的轮廓，能稍稍让人安心。

小小的坑，不一会儿的时间，便溢满流沙。挖一锹，还是干沙。再挖一锹，还是干沙。干沙滩上，怎么种活树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当地人想尽了办法。在平缓地带深挖，一直挖到湿沙上，让树根接上水分；在苗子根上带一大坨湿土，在根上埋厚厚的一层沙土，再围着树苗打一个圆形的堰子，担水浇灌了，期待好好成活。

当地人说，西北风里藏着刀子。对此，我深有体会。20多年前，我在巴彦淖尔的林业部门工作，和同事一起到乌兰布和沙漠里植树。才干了一天活，手掌和嘴角上便绽开很多裂纹，有些裂纹还张着血口，往死里疼。就算擦了润肤油，也不管用。而老一辈的林场职工和农民，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用品，只能任由皮肤开裂，任由血水往外流。许多老辈人手上结有厚厚的痂，裂着长长的口子，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。

这一次来，我盘桓了好长时间，也没有听到隆隆声响。一名林场职工说，好几年没见沙墙坍塌了，刘拐沙头早不向黄河里流沙了。我问怎么做到的，他自豪地昂起头，用手指往外指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沿河堤长满了绿油油的杨柳柳树，靠里的沙丘上也摇晃着一团又一团的绿色，应该是梭梭或者花棒。乌兰布和沙漠这头“公牛”，真的被降伏了。

一把斜倚在墙角的铁锹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锹头磨去了不少，锹把长长的。仔细端详，这铁锹的木柄十分光滑，握在手里仿佛汗津津的。锹头只剩下一点点了，但整个锹面闪闪发光，刃口非常锋利，用指肚轻摸，竟然有“噌噌”的声响。

我提起铁锹，想到沙漠里走走。那名职工点了点头说：“我陪着你去。”

如完成大事般的笑意。

吃石花膏，浇一勺本地野蜂蜜水，便是至味。蜜的清甜不夺主，恰能把那缕幽远的、源自深海的回甘引出来。滑、嫩、脆，一口下去，浑身毛孔都透着舒坦。

泉州人的脾胃，向来是喜欢热闹的，如今更把石花膏吃出了“满汉全席”的派头。炎夏午后，我常常带女儿去天后宫旁的秉正堂老铺。玻璃柜里摆得满满当当，红豆、绿豆、薏米、莲子、芋泥……红红绿绿，水水灵灵。点一碗石花膏，随意配上几样，阿姨手起勺落，一碗清凉世界便跃然眼前。一勺送进嘴里，各种味道和口感便热闹地开了场。暑气啊，烦闷啊，在这丰盛的愉悦里，也就悄悄溜走了。

坐在人声浮动的老铺，望着天后宫袅袅的香烟和碗里丰盈的甜水，忽然发觉，碗中的天地与窗外的古城，神韵竟如此相通：底色都是悠悠古意，却都能从容地将世间纷繁，吸纳成自己活色生香的模样。

所以，石花膏哪里只是一碗甜品呢？它是“古早味”，是“阮厝（我家）的味道”，是刻在味蕾上的故乡。多少出洋的“老泉州”，离乡再久、再远，也忘不了这一口清凉。同学家的老公公从菲律宾归来，行李还没放稳，便急着寻一碗石花膏。端起来，闭着眼，喉结轻轻一滑，再睁眼时，眼圈已微微泛红。市井的一碗甘凉，竟能在游子饱经风霜的脸上，碰出一丝温柔的回响。

碗渐渐见了底，只剩一点蜜水晃着夕阳的金光。巷口不知谁家的饭菜香，淡淡的，飘过来，又散去了。女儿学我的样子，用调羹轻轻刮着碗底最后一滴蜜水，看着她低垂的小脑袋，耳边仿佛又响起那“欸欸”的刮削声。晚风穿过巷子，也穿过了时间。



▲中国画《山情》，作者郭明堂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涌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来信

王颖

提笔望故乡，家中可还安康？旧信裹风霜，紧贴温热胸膛。硝烟漫四方，九州是否无恙。初心未曾忘，归途长又长。

谁曾寄过往，旧时月照寒窗。我拾页端详，慢与旧影相望。纸短情长，赤子之心未凉。人间烟火长，心栖之处即是吾乡。

念你的来信，诉说山河无恙。风雨共担当，万家灯火总牵肠。愿你的来信，字字温热滚烫。见字如面，念你所言，心向此间。

举目望田桑，丰年麦浪金灿灿。临风赋诗行，万户炊烟扬。裁云作信笺，寄去岁岁安康。丹心昭日月，盛世永继芬芳。

承先辈清风，捧读岁月来信，九州焕然皆是人间盛景，笔下意情浓。心藏一份热血的赤诚，纵览世事潮涌。挽岁月温情，与时代并肩同行。薪火相承，笔墨映照山河，一报承家国。初心始终如虹，字字情浓。相伴前路，山水万重。

曾途经风雨，踏过迷雾泥泞，有幸遇相逢。有幸温暖相依。花开自有期，叶落亦是诗。雨雪风霜，都被岁月温柔安放。

风轻云也静，岁岁皆安宁。一曲温柔，致敬岁月深情。

有一晚，月色皎洁，车队在地形复杂的“迷魂阵”上行进。这里次生林茂密，山势曲折，路边灌木丛生。月光透过枝叶洒在路面，树影黑白交错、纵横拉扯，最容易看花眼、误判路况。

“今晚月色不错，能看清点。”我小声道。“别大意。”班长始终紧盯前方，“月光底下影子重，容易看走眼。那些拉长的树影看着像深沟，一旦看错方向，后悔都来不及！”

话音刚落，前方迎来副班长的车。两车距离极近，几乎能听见彼此发动机的喘息声。狭小山路上错车，每一步都格外惊险。

“慢点，再慢点。”对讲机里传来排长的声音，“轮子贴着边走，别贪中间。”

“收到。”班长微调方向盘，车轮几乎擦着路边缓缓驶过。车厢里寂静无声，只剩我们紧绷的呼吸声。顺利错车后，副班长在对讲机里感慨：“刚才那下，我后背都凉了。”

班长笑了笑，回道：“今晚有月亮给咱照着路呢。”

后来，我也成了老兵，开始独自带领小组执行夜间任务。

一次月夜执勤，我带新兵小宋出任务。他望着月色下泛白的悬崖，满眼忐忑：“这路太险了，万一掉下去怎么办？”

我拍了拍小宋的肩膀，学着当年班长的口吻告诉他：“掉不下去。因为咱心里装着任务，手底下就有准头。这路虽然黑，但咱们走熟了，它就是亮的。”

今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前夕，2025年度“中国好书”揭晓。其中一本入选图书《补书》，讲述的是古籍修复这一行当。一只镊子、一把棕刷、一碗浆水、一支毛笔、一张纸……从日出到日落，方寸之间，辗转腾挪。这就是《补书》作者、古籍修复师汪帆近20年来的日常。

冷门绝学、小众行当，工作内容单调、重复，工作空间狭小、固定。不论从哪个方面看，“补书”都是一件“小事”。可走入书中才发现，看似小小的“补书”，竟蕴含着广阔而深邃的世界。“补书”，补的是书，也是中华文脉的丝丝缕缕。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霜的古籍，之所以没有被岁月湮没，正因为有人用心在守护。“补书”者伏案工作之时，也在与中华文化的精髓相伴。一刀一针、一笔一画中，都藏着中国的传统智慧和艺术之美，那是中国式的美。“补书”的人，心中的天地无限大——这天地里，见责任心、使命感，见工匠精神，见积累深耕，见热爱执着……

放下书，想到一句话：方寸之间，可见天地。而这，也是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多年的作者，在经年累月中悟出的道理：“一沙一世界”“芥子纳须弥”。

其实，细细想来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时常以为，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，这项事业太过渺小，微不足道。殊不知，小如一滴水，里面的水分子数量以万亿亿计。又如雪花，小小的六边形，内部结构繁复无穷。即使一粒尘埃，都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微观世界，质子、中子、电子、夸克……世上万物无不容纳乾坤万象，世间万事都能蕴藏广阔天地。

一名教师的日常，是备课讲课、批改作业、教导学生，守着方寸讲台，守着一群孩子，看似平凡琐碎、无甚可说，可知识的传授、品格的塑造，点亮的是孩子们的前程，甚至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、一个家庭的未来。这，是关系着千秋万代的大事。

一名民警的日常，是社区巡逻、处理纠纷、调解矛盾，多是鸡毛蒜皮之事。可小事化解了，苗头遏制了，才能防止更大危险的发生，才有整个社区的平安和一方百姓的幸福。这，连接的是社会治理的大局。

何谓小？何谓大？从来都是相对而言。

小与大，有时也取决于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囿于自己的内心，再大的事也可“一叶障目”；当我们丰盈起自己的内心，再小的事里都能找到大天地。正如这本书的作者那样，在“补书”这件“小事”之外，已构筑起属于自己的“大千世界”。一个人从小我走向大我，从有限的物质空间走向辽阔的精神天地，便能重新认识这个世界——它支撑着你，丰富了你，打开了你，让你于其中遨游，也让细碎的日常变得有滋味、有意义。

“修复室外，西湖水依然平静，案头的镊子微微发亮，时光并未老去，只是安静地栖息在书页之间。”谁能说，古籍修复师面前的那片方寸之地，没有西湖水浩瀚呢？

愿每个人都能在“方寸之间”找到自己的“海阔天空”。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常里，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具体中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辽阔。

文思

他计较。他递来的一小卷钱，我也懒得数，顺手往桌角一丢。

吃饭时，老公看到那卷钱，摊开了数，竟然有33元。我第一反应是那“高师傅”数错了钱，估计是两张10元的粘在一起没被发现。得，他本来还嫌我要得多，这下亏大了！想到他的“高冷”，我有点幸灾乐祸。不过我可不想贪他那10元钱，有机会还是还他吧，便把那张票子揣在了口袋里。

几天后的上午，我又在小区看到了“高师傅”。他站在一辆堆满纸壳的三轮车旁，正跟我熟悉的那位环卫工大爷说着什么。两人好像很亲近，“高师傅”还呵呵直笑，两只手在空中比划来比划去，没有半分“高冷”之态。我快步上前，对着他喊了声师傅。他侧对着我，就像没听见似的毫无反应，直到我碰了碰他的胳膊，才转过身来。

我掏出那10元钱递过去，说他给多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像被烫了手似的，把钱推

还给我，还后退了好几步，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又竖起大拇指，一边点头，一边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。我这才发现，他穿的正是我老公那件夹克。嗨，回收利用呀！那衣服还

有六七成新，他穿着还行。我正想着，就见他对着环卫工大爷挥了挥手，推起三轮车就跑了。那避之不及的样子，像是怕我追着他似的。

“这人怎么回事啊，一句话不说，还他钱，还不要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环卫工大爷笑了：“老李是我同乡，自娘胎出来就又聋又哑，人倒老实得很。那件夹克衫他说还很新，不能按废品论斤算钱，所以是当旧衣服卖的。”

这“高师傅”竟然真是聋哑人。这才想起来，他“听”我说话时的眼神，似乎确实是在看着我的嘴。

我直直地站在那儿，明明是阴天，迎面吹来的风很清凉，却觉得脸上热乎乎的，还越来越烫……

小大之辨

周舒艺

大地

高师傅并不姓高。

前些日子，清理好久不穿的旧衣，理出了足足八大袋。拨通废品收购站的电话。“好的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”一个清甜的女声回复我。

嘭！嘭！嘭！不一会儿，重重的敲门声响起来。吓了我一跳，这像在砸门啊，啥人哪？我一边腹诽，一边开了门。来的是个中年男子，身材壮实，脸庞黝黑，一手抓着只大麻袋，一手拎着小型电子秤。

“师傅，你敲门能不能轻一点儿？好在是白天，如果晚上，我都不敢开门！”我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了句。原以为他会回一句抱歉啥的，结果人家根本没反应，放下麻袋和电子秤，目光便越过我，盯着客厅里那堆装满衣服

的袋子。真没礼貌！我心里嘀咕着，也只能把袋子一个个拎到门口递给他。每接过一个袋子，他就放在秤上，看一眼读数，在一个卷着的

小本子上的一笔一画记着。

“多少钱一斤啊？”再递袋子时，我顺口问了句。这回他有反应了，眼睛看向我，却没跟我对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张开五

指晃了晃，随后又单独竖起一根手指。

“是6毛一斤吗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这下他又没反应了，只低着头看秤。

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“高冷”的收废品师傅。算了，我也懒得再问，闷头在屋里又搜拣一圈，在沙发角落里翻出了一件老公很久不穿的夹克，递给了这个“高师傅”。他抖开看了看，眼神忽地亮起来，还微微笑了。随后，他把那件衣服捆腿上叠好，放进袋子里，一并称了。

8个袋子全部称完后，他把小本子递给我。我扫了一眼，总共38斤，那就是22元8毛。“你就给22元吧。”我主动抹掉了零头。谁知，他先是盯了我一会儿，随即对我直摆手，又朝着大麻袋里指了指，低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小沓票子，数了几张往我手里一塞，拎起麻袋和秤转身就下楼了。

这人真怪，难道不会说话？他摆手是嫌我要多了？转而一想，何必为块儿八毛的跟

遇见